

中西紀事

中西紀事卷之十四

江上寒交

大沽前後之役

咸豐八年春。英法彌俄四國在粵。各遣其屬官一員。前至江蘇投遞書信。即求江蘇制撫轉寄都中相臣。尋准照覆。令其分別前往粵東及黑龍江。聽候欽使查辦。語詳前卷中。時四國人等已至滬中。而英公使額羅金及水師提督並法郎西兵船先後踵至。阻之不可。遂駛駕火輪兵船由海道徑窺天津。三月四國舟泊海口。遣人前赴大沽港口投書。照會直隸總督譚廷襄。請轉達都中相臣。直督據以

奏聞奉

旨命戶部侍郎宗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烏爾棍泰馳
駟赴天津與直隸總督譚廷襄商辦夷務。天津直沽河去
海口二百里。一日大沽港設有炮臺。爲天津門戶。港之外
有沙洪一道。凡海船進者必過沙始得入口。船至此輒淺
擱不能行。當四國投遞照會時。制使先遣大沽武弁駕當
地小舟導之行。遂無阻滯。自此夷人數以杉板及小火輪
船探水游奕。制使以方議款弗之禁。亦不設備。遷延二旬。
洋艘漸熟。又以千里鏡遠窺礮臺。具悉虛實。夏四月。彌俄
講款。船泊口內。英法不俟命。遂于初八日二國同駕小火

輪船及杉板數十號。闖入大沽口內。官兵開炮相持。不克。前路炮臺陷。守臺之游擊以下死者八人。時副都統富勒登太扎營北岸。守後路之炮臺。猝聞前軍失利。兵勇驚潰。所有京營炮位。全行遺失。亦相繼陷焉。

上聞震怒。爰逮天津鎮總兵達年。大沽協副將德奎等入都。革職拏問。直隸提督張殿先亦論劾褫職。奉

旨授託明阿爲直隸提督。尋

頒給欽差大臣關防。著僧王格林沁馳驅督兵赴天津。京師戒嚴。五城皆設團防局。惠親王主之。英人挾兵要撫。既踞炮臺。旋欲修好。而花俄二國居其間。仍以款議請。當宗

烏二侍之至津也。英人謂其非相臣不足以當全權之任。蓋英制凡統兵將帥率以五等爵充公使。畀以全權官銜。示將在外不受中制之義。又見白門議款。五口通商皆以相臣總其事。于是欽使制使先後通款。概辭不見。惟花俄三國與爲往來而已。旣罷兵。二國復以撫事請奉。

上諭著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尙書花沙納等馳駟赴天津查辦事件。欽此。

維時惠親王綿愉宗室尙書端華大學士彭蘊章等聯銜保奏。已革大學士耆英熟悉夷情。請棄瑕錄用以觀後效。上召之入見。卽日。

賞給侍郎銜。飭卽馳赴天津。時直隸總督已行文照會。花
俄二國使臣同至天津商辦一切。是月二十六日。夷使至
津。與桂相花尙書相見。定撫議也。耆相以二十九日抵津。
往拜英使。不見。傳言英人與耆相有隙。桂相聞之。懼撫事
之中阻也。乃奏請召回耆英。以順夷情。

上不悅。耆相自天津回。行抵通州。奉

廷寄。飭令仍留天津。自行酌辦。耆相不卽折回。徑由通州
入都。旋寄信僧邸。告以初五日可抵軍營。時惠王方自僧
營歸。途次接據僧邸專差送到耆英信函。大驚。乃攜至巡
防處。與宗室大臣同閱。僉謂夷情叵測。該員於未辦有頭

緒輒敢藉詞卸肩。且未奉

特旨。竟擅先自回京。奏請

飭下僧格林沁將耆英到營訊明後。卽在軍前正法等因。
奉

上諭耆英畏葸無能。大局未定。不候特旨。擅自回京。不惟
辜負朕恩。亦何顏以對天下。是屬自速其死。著僧格林沁
派員卽將耆英鎖捆押解來京。交巡防王大臣軍機大臣
會同宗人府刑部嚴訊具奏。欽此。嗣據訊供奏聞。
上謂其擅離差次之罪輕。而諉過卸肩之罪大。乃
傳旨宗人府及刑部尙書宣示。

殊論。賜其自盡。以全法外之仁。自是撫議遂定。

方桂相之至津也。力持撫議。而天津之民。自三年大挫。粵匪之後。勇于赴門。見夷艘停泊海口。輒思糾鹽梟海盜。乘間搶擄。迨相國至津。軍民遮謁道左。請率團練助官兵。與夷人開仗。相國撫而遣之。英之謀主曰哩咽吹者。實廣東嘉應州人。世効漢奸于外洋。遂隨其公使額羅金爲行營參贊。聞相國至津。不俟照會。輒持其所定天津新議。凡五十六條。自海口至津。要相國畫押允行。相國辭之。數咆哮于欽使廨中。以趣撫事之速決。正值花俄來津講款之時。有津民與夷人口角鬥毆。見哩咽吹在場幫助。遂糾衆生

檢謀殺之。又謀執而致之相國行營。于是欽使及天津總督聞之。恐誤撫局。亟遣員弁設法解散。釋送哩囉忒回舟。一時廷臣封章連上。僉謂夷情叵測。喜怒不常。非大彰撻伐。不足以振國威。于是通朝自閣臣外。六部九卿臺諫之列。聯名奏請罷撫。語多憤激。

上弗之罪也。初

上之起耆相也。召對密幄。造膝請陳。自稱當此時勢。惟有獨任其難。

上諷諉者再。當密諭其自展謨謀。不必埒合桂良。稍涉拘泥。蓋欲以撫爲勦也。迨耆相抵津。仍循故智。又見英人不

禮。輒欲藉詞御肩。

上始憮然失望。是時拊髀擇將。意在僧王。而炮臺未經修好。海防猝難整頓。一切戰守機宜。諸形棘手。適桂相罷兵。議撫之奏至。竝呈送天津新議五十六款。

上謂稅則事宜。必須親歷海口。相度地宜。爰降

旨。飭令洋艘起碇回上海。一面派遣欽使馳駙至江蘇。商定稅則事宜。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著派桂良。花沙納。基溥。明善。攜帶欽差大臣關防。馳駙前往江蘇。會同何桂清。妥議通商稅則事宜。欽此。時四國聞撫事已成。先于五月二十五日。自天津海口起碇去。

矣。

秋八月二十六日。欽差大學士桂良。吏部尙書花沙納等。抵江蘇之上海。時何桂清任兩江總督亦至焉。英舟自天津起碇。其公使額羅金者。汎海至東洋。護送日本船隻。法彌俄三國使臣及英之叅贊領事人等。皆先後來滬。是月長星竟天。凡十餘日始沒。方津門之議撫也。咨會到粵。粵督請戢兵以俟。

命而粵民不共之仇。見撫事已定。會城不返。決背指髮。其憤益深。時英夷在粵之領事。揭天津和議曉諭粵民。被新安鄉勇執其張示之夷人而殺之。英法之踞粵者。聞其事。

遂起兵攻新安陷焉。侍郎羅慎衍見夷禍未艾。乃以巡緝土匪爲名。請緩撤佛山團練之局。由粵督奏聞。而該夷之難端復起。欽使到滬之次日。卽行文照會四國。訂期商定稅則事宜。旋准照覆內稱。兩廣總督黃某暨紳士羅龍蘇三人。辦事欠妥。于天津定和之後。仍行招勇。且徧出賞帖。謂有能送領事巴某之首者。賞銀三萬兩。甚至開炮傷斃我國兵丁。以致不得已攻陷新安。請問是何意見等語。以上皆據原文載入。欽使懼撫事中沮。復又照會稱。粵中因江滬商月報中。西南贛等處。均有賊踪。道塗梗阻。以致天津知會未到。蓋權詞以咎也。復准照覆內稱。必欲刻期商定稅則。先須奏

請撤回黃制使及粵中紳士團練之兵。欽使不得已許之。遂于九月初六七等日來至滬城。英所遣者三人。哩囑吹其首也。稅則更定之大畧。已具天津新議各款中。此但載明出口進口之貨及洋藥一欸。不在此額。亦不准十年一修改。約凡十條。四國所定大畧相同。名曰通商稅則善後條約。額羅金至滬。遂于十月 日欽差大臣與該四國使臣彼此畫押。由該使臣賁回。守候國書。前至天津呈請換約。桂相等据以奏聞。奉

旨依議。維時英人以約內有增設長江海口一條。欲先察看沿江一帶形勢。以定貿易口岸。遂于定約後。遣水師領

事駛駕火輪船由海入江。溯流至湖北之漢口鎮。踰月而返。又法國傳教人等亦紛紛駛赴各省。請設立天主教堂。悉賃內地船隻。由內河行走。地方官不敢詰。是年冬月法來浙浙撫胡興仁鼓吹升炮迎入署中又聞其淹留湖上數月時欽使花尙書等先回京邸。桂相留滬半年。督辦善後事宜。踰年而有換約渝盟之事。

九年夏。各國人等駛赴天津換約。尋桂相滬中原議。告以天津大沽港口。現在設防。令四國換約之舟。改由北塘海口行走。各夷唯唯。是時四國分幫入都。英舟先抵天津。俄羅斯繼之。突背前約。闖入大沽口。直隸總督恒福聞之。遣

員持約前往。趣令改道不省。五月二十四日英夷駕舟駛至灘心。將截港之鐵鑲用炮炸裂。時僧邸已飭官兵嚴防。俟其進口擊之。越日有小火輪杉板等共十三艘。皆豎紅旗挑戰。遂將港口鐵鎗拉倒十餘架。逼近炮臺開炮轟擊。我軍亦放炮相持。沈毀其船隻數號。餘亦被炮擊損。不能行走。逃出欄江沙外者一艘而已。英人見舟師失利。復以步隊接戰。經官軍轟斃數百名。生擒二名。英之兵目李姓受傷。卽上年隨至天津之哩啞叭也。是役也。直隸提督及大沽協副將亦受傷陣亡。奉

上諭。此次夷人受大創。全軍覆沒。我軍士奮勇異常。遂操

全勝之算。著僧格林沁先在捐輸項下提銀五千兩。分別
獎賞。所有在事文武員弁。另行查明保奏。陣亡之提督副
將等。均著交部從優議卹。欽此。維時夷人震懾
天威。稍稍斂戢。適彌利堅之舟後至。恪遵滬約。改道行走。
呈遞國書。由天津總督具奏。

上亦優答之。予時僑寓浙東。欣聞其事。次其大畧如右。不
數月有自甯波傳來香港月報內。稱英兵敗歸。修造船隻。
招募潮勇。將以來年入寇京師等語。以爲該夷挫衄不甘。
虛聲恫喝。浮言之起。未必無因。乃未及一年。而輦轂之變
起矣。

大沽兩次之役。先負後勝。議者以爲先事之備。得算較多。此以成敗論者也。予閱僧邸奏。參直隸總督譚廷襄。內稱查取國瑞等供詞。是日前路炮臺失利。該督乘輜向西奔走。實屬恇怯無能等語。雖國瑞係後路守臺之員。藉詞諉卸。所供亦未足深信。然當日前路炮臺實陣亡游擊以下十餘人。並非不戰而潰之比。況據西人月報。極稱大沽武弁之忠勇。至有距躍向前。奮勇不顧。夷人方欲生致之者。覩若使統禦得人。未必不收其效。是制使恇怯無能。首先潰逃。咎无可諉。而其失機疎濶。尤在于不守大沽口外之沙。致使夷舟來往自便。一旦閘

人如駕輕車而就熟路。是則門戶一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況旣敗之後。花俄講款。欽使抵津。一切毫無把握。而塞港之舟筏不整。未占之炮台無備。夷船來往。又復如常。此豈堪再戰乎。是亦蹈牛制使白門之覆轍而已。

耆相之起。一時中外疑之。謂其以昔年議撫得罪之臣。一朝嚮用。遂疑撫事之成。事由中制。予詳繹邸抄。綜覈前後。實私心臆度之見也。自大沽失利之後。勦撫聚訟。築室異詞。

上見事處萬難。特命桂相等前赴天津。相機籌辦。未嘗一

意主撫也。迨耆相召對。有獨任其難之語。

聖心實深嘉悅。意其洞悉夷情。或別有且款且戰之策。故令其不必附合桂良。稍涉拘泥。核之後來。

殊論。所謂自展謨謀。作爲第二步辦法者。具見。

庶算用心之苦。迨其到津。因英人不禮。奏請召回。

上又慮掣該相之肘。亟發。

廷寄。令其仍留天津。自酌辦法。具見用人使過。不惜寬其銜轡之施。而豈意其亟欲卸肩。別无機宜之陳奏。闕其供摺。仍屬羈縻之常談。于是。

上始洞鑒。其前後居心如出一轍。因數其積稔而寘之法。

天下後世亦孰不詈其罪之魁。而惜其死之晚也。予聞上年粵省陷後。英人踞制署。搜檢歷年夷務卷宗。悉付繙譯官。以英文譯出。因得于檔案內見其在粵章奏大半支吾掩飾。口是心非。故一聞該相復起。頓生疑忌。而該相亦自此不能一日安于天津。是其賈禍之由。殆亦天奪之魄。又核以王大臣等所訊供詞。據稱英人包藏禍心。執意不見耆英。縱在津于事无濟。是以桂良花沙納等奏請召回。實爲逼籌夷務全局起見等語。于是宗室肅順乘機下石。謂其甫抵天津。一被夷人虛言恐嚇。不顧大局。遽爾轉回。遂單銜奏請正法。是則英夷一怒。

實足以速該相之死。雖禍幾猝發。非其患得患失之意。料所及。而暮氣之乘。進退失據。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

附錄西人月報

咸豐八年

三月初六七等日。外國船隻陸續已抵天津海口。中國有小官一陳姓。一張姓。前來問訊。答云。已遣人前去投文矣。十一日。四國差官到大沽港。以書達于直隸總督譚廷襄。轉寄滿相裕誠。次日。中國即有侍郎宗倫內閣學士烏爾棍泰前來。花俄二國與之相會。据云。各國之書。已由錢藩司寄上京城。十七日。譚總制前來。英法官聞其無全權。不能便宜行事。因此不肯見面。惟與花俄

二國往來。

花旗有繙譯官丁姓與領事同至天津。又有耶酥教士曹姓同行。今曹姓回甯。据云二月廿五日至滬。三月初五日自滬起行。初九日至天津海口。後數日同英法俄三國及本國領事赴大沽口內投文。卽有中國武弁多員至杉板船上接去。十七日又進泊大沽港內。見有炮臺三座。名曰中南舊上。暨旂幟殆徧。其下有城。色黃而光。疑而用千里鏡窺之。方知以蘆席作筒。實土其中。叠以爲城也。聞有守兵千名。炮六百尊。內有紫銅巨炮十二尊。防堵極嚴。間日有小舟揚帆而下。特至我舟中有

游擊陳守備張俱帶藍翎。此後亦屢有華官來往我舟。所乏卽便送來。奉以洋銀。分文不受。又有藩司錢大人來相迎接。于是餽送甚多。我舟頗不乏用。我舟舵工不習水性。舟擱于沙。卽向華官借船一隻。分運煤炭。以輕之。不料英法意見不投。遂有四月初八日之事。未戰以前十餘日。二國講和之小火輪船。亦已過沙。駛入港內。時與中國官來往。至戰時。回避不及。因水淺不能運動。以致開炮之時。介在其中。頗履危險之地。又未戰以前。官兵截住大沽港口。初九日方得駛出港外。以後未得其詳。

前甯波有英國小火輪船開往天津。今于四月初九日自津起程。十五日回甯。据云本月初八日英法二國在天津大沽口內地方攻打炮臺。前幾日有英法小火輪船五隻。已過沙駛入港內。後又有小火輪六隻。帶領杉板小船數隻。一同駛入杉板內。載英兵法兵共千名。其大火輪船皆泊口外。大沽口內有炮臺九座。設巨炮二百九十門。臺上及華營內約有萬人守之。英法兵船駛近岸時。皆當炮口前。惜中國人開炮未能中的。彈丸皆自頭上過。時火輪小船開炮相禦。杉板則駛近岸旁。兵弁放鎗以戰。約一時有半。英人從此岸而登。法人從彼

岸而登。中國兵潰。英法兵亦有死傷者。惟法人過官兵藏藥之處。猝不及覺。被炮擊死傷者較多。又見中國武弁內有四品頂戴二人。一人執旗自刎。大衆遂潰。

天津後來新聞。于四月二十四日來滬。內云四國領事俱在天津公館。因中國欽差訂定是日中外會議。自四月初八日以後。並未攻打。自大沽至天津。來往无阻。偶遇淺水。亦可雇華舟牽行。食用亦可采辦。岸上炮臺亦無准備。大沽塞港之船隻。亦未見整理。大約撫事可成。今花旗繙譯官丁先生。已回甯波。伊隨領事至津。自投文以至講和。均所目擊。據云四月初八日之事。予見中

國兵械雖不甚精。而兵弁大都忠勇。英法始而用武。今又修好。四月二十日。中國欽差制使行文。邀花俄二國領事至天津郡中。館于鹽商韓宅。房屋寬敞。供應周備。二十六日會晤全權欽差桂花二大人。商定和約。二十九日前任兩廣總督耆公亦奉

命來津。是日賁有

國書。定接受儀制。五月初一日花旗領事捧回厲中。即時繙譯花文。見書中滿漢文並行。初八日花旗領事回拜耆公于風神廟。初三日耆公回京。

又昨接上海寄來香港報云。四月初八日之役。英兵死

者五名。傷者十七名。法兵死傷者八十八名。中國炮臺上所放之炮。或以錢作彈。又推木簞順流而下。以作火攻之具。一半爲沙所阻。一半被英人撥開。故未罹其害。惟此地官兵武弁。膽畧甚壯。其堅守炮臺之人。三次爲英人炮彈所中。三次去而復返。又有一弁。于英人逼近炮臺時。單身從炮臺上跳躍而下。前來迎戰。英兵不忍相害。令生擒此人。惜前隊兵丁未聞。遽以鎗斃之。然此等武弁。忠勇異常。我外國人亦心慕焉。

昨日丁先生來館云。接天津最後新聞。五月初八日和約已成。忽聞。

皇上大怒。責英。謂大局未定。不候旨意。擅自回京。著僧王派員鎖拏解京治罪。不知如何辦理。查耆公先自回京之由。因前任兩廣總督任內。曾奏告。

皇上謂外國人祇可計誘。是以用好言哄騙。一味奉承。中多藐視外國人之語。此次耆公來津。英法緝譯官將此等奏章。當場獻出。耆英自覺相對無顏。是以迅速回京。不料因此賈禍。所定和約。花俄二國先行畫押。十七日英法畫押。候至二十五日。奏聞。

皇上閱後。各國兵船便可分駛出口矣。

此次所定天津新議。英國凡五十六條。各國亦有條目。

已奉准行。但稅則一欸。聞

皇上定要遣欽差同四國使臣至滬商定。方能換約。現已

派定桂良等四人。于六月初六日奉

上諭云云。惟英之公使埃爾謹

即額羅金之轉語

出京先須由海

道前赴東洋。日本國送船。以昔年與日本定約。曾許其
照英人火輪船式製送也。埃公使送船事竣。仍回上海。
料彼時欽差到滬。當亦不遠。

俄羅斯人有在京師者。俄之領事向華官言。欲邀其至
天津一見。于是寄居京師之俄人。于四月間來至津邸。
因得備聞都中一切近事。

中西紀事卷之十五

江上蹇安

庚申換約之役

咸豐十年庚申夏六月。英吉利法蘭西連兵由海道入寇天津。修上年換約之怨也。方上年夷人之敗于天津也。泛洋回粵。東招募潮勇數千人。將以陸路馬隊與北方車騎競長。是月英法二國以火輪兵船再泊天津海口。時

上方命僧王嚴防大沽口。凡南北岸炮臺皆設重兵守之。其港口之北曰北塘者。大沽之後路也。上年以換約令其改道不從。衅端遂起。海口報至。王度其仍由大沽取道。抑

或徑由北塘襲我後路。攻其不備。乃以重兵守大沽之南岸。而預伏地雷火炮于北路塘岸間。將俟其入而殲焉。有漢奸偵得之以告。遂爲夷人所發。十五日英法兩夷駕小火輪杉板等船探水而入。二十日舟過大沽口外之沙洪膠淺不得進。懼我軍之乘其間也。乃張白旗請款。王亦令官兵勿挑戰。專爲致人之計以待之。二十六日夷舟得水轉動。闖入大沽口內。旋分兵自北塘後路襲我。是時副都統德興阿督兵防守新河。夷兵自北塘進。官兵拒戰不利。全營陷焉。于是夷人進占新河。二十八日進占唐兒沽。時王督師守大沽之南炮臺。直隸提督樂善督師守大沽之

北炮臺。

上聞津事日棘。爰命大學士瑞麟調帶京兵一萬前赴通州。相爲犄角。

七月初五日。夷兵自後路襲我。大沽之北岸炮臺提督樂善拒戰不克。中炮死。時僧邸堅守南炮臺未動。尋奉

旨飭令退守通州。于是鄭親王端華宗室尙書肅順等奏請罷兵議撫。竝請

召回僧邸以戢夷兵。

詔書一日數至。王不得已退師。次于距通州五里之張家灣。天津不守。夷兵長驅而入。初七日陷焉。

初

上命侍郎文俊前粵海關監督恒祺入津議撫夷人以其官卑不足當全權之任弗見也。尋奉

旨改命大學士桂良往。是月十五日桂相抵津。行文照會該夷商定和約。英之全權公使曰額羅金。其參贊之官曰巴夏里。以書照覆。請增軍費。准在天津通商。並請各國公使酌帶散夷數十人入京換約。皆巴夏里主之也。桂相据以奏聞。

上大怒。嚴旨拒絕。一面仍飭僧邸瑞相堅守通州。以防內犯。于是京師戒嚴。

二十一二等日英法聞和議不就。遂自津門派兵北上。擾及河西務。畿輔大震。廷臣復有以撫事請者。而一二左右近侍。輒張大夷威。以聳

聖聽。遂有

駕幸木蘭。舉行秋獮之議。先是津門告陷。京師五城分派禁兵。更番守衛。時廷臣以

上常年駐蹕海淀。非所以備不虞。因奏請卽日

移幸大內。不報。迨聞洋氛內犯。左右力贊遷避之計。請備乘輿。法駕。明示百官。二十四日奉

硃筆。諭內廷王大臣及奏事值日各堂官入

四
卷之三
三
朝待命。遂有坐鎮京北之

旨。又云。將以巡幸之備。作爲親征之舉。于是都下兇惡譏言四起。百官庶民。各謀遷徙。而車馬悉以備

巡行。一時之送其帑者。從行犇命。于是六部九卿臺諫侍從之列。聯銜奏遞封章。請

上速定還宮大計。不報。先是副都統勝保自河南召回。偵夷兵將薄通州。卽日由

中旨傳令該副都統會同貝子綿勲共調帶八旗禁兵萬人。前赴通州助剿。未行。聞

上將遷蹕。亦上疏力諫。謂不可爲一二奸佞所誤。致失天

下臣民之望

上意稍解二十八日奉

硃諭近因軍務緊要需用車馬紛紛征調不免嘖有煩言。朕聞外間浮議竟有謂朕將巡幸木蘭舉行秋獮者以致人心皇惑互相播揚。朕爲天下人主當此時勢艱難豈暇乘時觀省果有此舉亦必明降諭旨預行宣示斷未有乘輿所蒞不令天下聞知者。爾中外臣民當可共諒。所有軍裝備用車馬著欽派王大臣等傳諭各處卽行分別發還毋得盡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議而定人心。欽此。尋又奉特頒硃諭速發內帑銀二十萬兩賞給巡防弁兵都下人

心爲之一定。

八月初一日夷兵自河西務徑薄張家灣。遂逼通州時。

上命怡親王載垣。續赴通州議款。桂相及軍機大臣穆蔭。皆在焉。英酋額羅金既得照會。乃遣其參贊巴夏里督帶散夷數十人入城議和。初二日怡王等與巴夏里相見。曲意開導。巴請仍循天津原議。然須邀法國使臣同來會商。初三日怡邸宴英法使臣于通州之東嶽鹿。穆蔭恒祺傳賓主之命于樽俎間。法使唯唯。无異詞。酒數巡。巴夏里攘袂而起曰。今日之約。須面見。

大皇帝以昭誠信。然我國自見天主外無跪禮。王其許我。

乎。王默然。巴又曰：遠方慕義，欲觀光上國久矣。且貢主之禮不可无以肅觀瞻。請以軍容入穆薩，問人數幾何。答曰：每國須二千人，其餘大隊悉留通州。穆以告王。王見其語不遜，姑答以此事須請。

旨定奪，未敢專許也。巴艱然久之，語恒祺曰：我倦矣，速取卧具來。恒不得已爲之設榻。後有所語，巴輒佯睡不聞。穆薩請王暫退，留恒祺伴焉。黎明有馳告王者曰：夷人有異志，難將作矣。蓋是夕已有奸細闖入城中，到處窺伺。王亟遣恒祺偵視額羅金，則衷甲將襲我。王知事已決裂，密知會僧邸設法擒巴夏里，解送京師，以法使尙爲恭順，仍理

遣之。然兵端自此起矣。

初副都統勝保奉督師之

旨與貝子綿勲調集京兵以俟後命

前旨係內傳故其奏內言未奉諭旨明

文無從時
布置

聖意猶欲觀望和議之成否以取進止。適通州奏至始奉
廷寄密諭勝保等謂據怡親王載垣奏稱逆夷猖獗堅欲
攜帶大隊赴通朕意與之決戰該副都統即日簡練精兵
帶赴通州以西駐扎等因。都統得

旨乃以初三日出師駐朝陽門外

即齊化門

七里之燕雲寺越

日次定福庄。值英法兵已入通州。僧瑞二軍拒戰失利。夷

人長駢而北。我軍馬步隊沿途潰散。時勝保督師禦于八里橋之南首。初七日。夷兵自郭家畝一帶分其軍爲三。偕邸迎其西。瑞相遮其東。皆敗焉。都統自南路迎勦。孟慶臺鎗排擊不克。右頃見夷人鎗炮橫空飛墜。中勝保之左頰。右脛而顛。衆軍曳而起。不能軍。左次定福庄。夷兵追及之。禁兵皆棄甲走。都統亦退入城中。夷兵遂踞定福庄。時偕瑞二軍退守齊化門。

上在圓明園。聞寇薄都城。各營皆潰。深知禁兵之不足恃。于是王大臣等請堅守京師。

移幸大內不許。遂定北狩之計。

初八日寅卯間。

乘輿啟蹕六宮及諸王從焉。于是鄭親王端華宗室尙書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皆奉

傳旨扈蹕。時夷人偵知。

羣華在外徑率番兵潮勇繞城三匝。禁城內外隔絕。凡半日不知。

上之所之。京師大震。有間始奉到。

巡幸潞陽之旨。人心稍定。尋奉

硃諭著恭親王奕訢留守。仍督僧瑞二軍駐師海澱。越日又奉

頒給全權大臣官銜。從夷志也。于是撫議復起。

初九日奉

行在育步軍統領著文祥署理。代鄭王也。是時國防大臣大學士周祖培尙書陳孚恩侍郎潘曾瑩朱晉等僉集中州會館議團練城守事宜。自初八日各門晝閉。米蔬概不許入城。百物翔踊。城中之遷徙者皆以重賄賂司門先後出。王大臣等懼激內變。議暫開西直門通往來。過午卽扃之。初十日正陽門半開。有頃亦扃之。是時恭王桂相皆駐城外。城中無主。英人聲言攻城。又索巴夏里甚急。恒祺請釋之以平夷怒。值都統勝保請假在都。亟致書當事以爲

不可。侍郎黃宗漢奏請殺之。諸王大臣等皆不能決也。

十一日副都統勝保自都中由八百里驛奏

行在。請飛召南軍入援。于是勤王之詔始下。是日由軍機
寄奉

上諭。據勝保奏稱用兵之道。全貴以長擊短。逆夷專以火
器見長。若我軍能奮身撲進。兵刃相接。賊之鎗炮近无可
施。必能大捷。蒙古京旂兵丁。不能奮身擊刺。惟川楚健勇
能俯身猱進。與賊相搏。逆夷定可大受懲創。請飭下素甲
三等。于川楚勇中挑選得力若干名。派員管帶。卽日起程
赴京。以解危急等語。逆夷犯順。奪我大沽炮臺。占踞天津。

撫議未成。現已帶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屢失利。都城情形萬分危急。現在外軍營川楚各勇均甚得力。著曾國藩袁甲三各挑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卽令鮑超張得勝管帶。並著慶廉于新募募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選得力數千名。卽派副將黃得魁游擊趙喜義管帶。安徽苗練向稱勇敢。著翁同書備振邦飭令苗沛霖遴選練丁數千名。派委委員管帶。均著兼程前進。剋日赴京。交勝保調遣。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惟有殷盼大兵雲集。迅掃逆氛。同膺懋賞。是爲至要。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欽此。是時夷人以恭王新奉全權之命。投紿。

照會限三日內交還巴夏里。否則十五日攻城。王初次照復。令其退至天津。再行議和。不許。又令退至通州。俟換約後。卽將巴夏里送還。又不答。然夷人終以巴夏里之故。攻城稍緩。遂移兵繞過德勝門。謀窺伺海淀矣。

十五日奉

行在上諭。留京王大臣著豫親王義道。大學士桂良。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周祖培。吏部尙書全慶。義道全慶著在紫禁城周祖培著仍在外城。桂良著仍在城外。欽此。是時上駐蹕密雲之羅山。奉

旨著軍機章京會協均等六人同赴

行在。

二十日夷人聲言攻海淀。僧耶自朝陽門移師北守。恭王桂相皆在園中。時有京師商人備牛羊千頭赴夷軍犒師。且請和議。英首答曰。此園中大事。非爾商人所得聞也。必欲以和議請者。須恭王自來。于是恒祺再請釋巴夏里。王不決。越二日夷兵自朝陽門移師過德勝門。北攻海淀。禁兵不戰而潰。僧瑞二軍亦潰焉。二十四日夷人僭居

御園。恭王避居廣甯門外之長新店。瑞相及步軍統領文祥從焉。爰釋巴夏里。命恒祺送歸。約以次日議和。巴既出。夷人益无顧忌。時海淀民房先後被焚。火光燭天。巴怒未

已請毀

御園宮殿。夷兵潮勇縱掠園中。回師駐安定門外。

海淀之被焚也。京師震動。駐守內外城之王大臣等相顧。時大學士周祖培駐外城。夷人投給照會。要恭王前至軍中面定和約。且請速開安定門。然脅以三日之限。周得其書。繼告豫王。王不能答。二十八日。夷人照會期。以次日攻安定門。一時內外隔絕。二王不相聞問。軍民重足。于是周相倡言于廷曰。和議已成。彼攻我拒。均之失信也。不如開門納之。乃給照復。請以次日釋甲入城。夷人許諾。二十九日。大開安定門。議館夷酋于國子監中供帳筵宴。

具焉。日午英酋巴夏里帶夷兵一百數十人入城不就館。不赴寢徑向步軍統領索取安定門鑰。執專備夷兵出入。尋策馬登城。設大炮于城樓上。圻郭民房皆被焚毀。遂將全營移駐安定門外。一時夷人漢奸填塞街巷。防兵潰散。烏駭獸奔。于是外間謠傳禁城已破。其知者曰。此正所謂開門揖盜也。法夷後入。隊伍較整。其酋皆住國子監中。亦有散處天主堂者。于是和議始定。

九月

上駐蹕灤陽。留京之王大臣等合詞奏請。

飭恭王入城。速定撫議。王既奉。

欽差全權大臣之命。夷酋照會趣之入城。城中自豫王以下。復屢請之。初三日。恭王移駐廣甯門外之天甯寺。進退猶豫。適自

行在密寄硃諭。謂此時斷難入城。辦撫令旦擇地駐紮。蓋慮夷情中變。將執之以爲質也。英人既入。巴夏里首定英約。除八年五十六款。照行外。續增九條。法人之約。除八年四十二條。照行外。續增十條。大意在加索賂款。多占馬頭。及天津通商。京師寄住之等。王不能難許。其奏請

聖裁。俟奉到

批回。卽行訂期換約。夷人唯唯聽從。未幾而構怨之師復

起。

初怡王之擒巴夏里于通州也。竝其散夷數十人。悉繫送京師。經刑部訊供。監禁大宛兩縣獄。至是以議和釋之歸。有監斃在獄者十餘人。英酋憤甚。將渝盟興師。王大臣等亟遣人謝之。不可。初四日。夷兵再擾海淀。又焚景山昆明湖一帶。火三晝夜不絕。京師內外大恐。恭王時已移駐城外法源寺。夷人復聲言稱兵擾紫禁城。城門洞開。夷兵內呼外應。勢且岌岌。恭王再以和議請。法使囑囉居間排解。凡三返。乃索死者撫卹之款五十萬。相約罷兵。王遣恒祺往請換約之期。該夷照復。須俟卹款交清。然後落盟。爰

括京師內外庫。以初九日照數給訖。乃議宴夷酋于禮部。交換和約。初十日巴夏里來訂次日換約之期。隨帶散夷百餘人。身藏兵械。入城周視。日哺仍自安定門出。一時內外居民觀如堵。而夷人方耀兵于輦轂之下。弗之禁也。

十一日與英夷交換和約。恭王率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尙書趙光陳孚恩侍郎潘曾瑩米晉等。各帶護衛入城。其各營禁兵皆止正陽門外。宴夷酋于禮部大堂。設供宴上方左右各三席。東西兩楹各十席。日午英酋額羅金巴夏里等。入自安定門。盛陳兵衛。鼓吹前導。裸以夷樂。其酋皆乘八人輿。餘四人王大臣等迎于門外。分東西階入席。酋等

見王用免冠禮。王拱手答之。又有女夷三人不行賓主禮。徑乘輿入坐。或曰夷酋之妻。巴夏里之婦預焉。莫能詳也。恭邸與英酋額羅金分左右坐。通事傳賓主之命于樽俎間。禮成換約而去。

十二日王大臣等與法人換約。法使噶囉隨帶通事散夷入城。皆乘四人輿。導以鼓吹。亦有女夷數人兼設女樂。如打花鼓式。用夷禮也。宴于禮部大堂。禮成換約。如英酋相見之儀。和議既成。英法使臣請將前後條約頒行各省。大吏按照辦理。王掬以奏聞。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等奏互換和約一摺。本月十二等日。

業經恭親王將八年所定和約及本年續約與英法兩國互換。所有和約內所定條款均著逐款允准。行諸久遠。從此永息干戈。共散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無猜疑。其約內應行各事宜。卽著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欽此。

十七日與俄羅斯換約。俄之使臣伊格那替業幅與王大臣等相見。所定和約議此後通商。不論恰克圖及現准英法二國通商之各海口。悉聽該國水陸自便。其通商條款稅則事宜。大畧與英法同。惟續增條約。則意在申定兩國邊界。凡黑龍江及西疆交界之處。應各派大臣秉公查勘。

以防異日爭端。恭王皆許之。其相見及換約儀注。皆如英法二國之儀。

十月在京王大臣等以和議成。合疏請

上回蹕。奉

上諭。本年天氣漸屆嚴寒。朕擬暫緩回京。俟明春再降諭旨。欽此。是時晉撫奏請西遷。湖廣總督大學士官文。又上疏請于陝代之間。暫設

行在。俟夷兵全行退出大沽口外。然後奉迎。

返蹕。皆不報。

是役邸抄多不具。大沽炮臺之破。津門之陷。皆無一語。

及之。僧那拔去三眼花翎旋奉

賞還。亦不詳其用兵之利鈍。其七月二十四二十八日之
殊論。皆得自都中所寄。予以九月杪至祁門督師幕府。正
值籌辦北援及南軍退守一切情形。僅于

廷寄及勝帥咨會中得悉北事之大畧。其後由湖北嚴方
伯樹森寄來天津總糧臺一信。又得都中寄督師信函。
續又傳抄勝帥致周仲建書。及其將赴通州請

乘輿還宮疏。並六部九卿等諫

幸木蘭疏。督師屬策輯之爲一帙。乃得參攷前後。次其涯
畧。以上云云。無一字得之稗野者。惟當此乾坤震撼。滄

海橫流。凡在斷鞅攀檻之僞。歷血叩心。憂危入

告。不避文字之忌。故今悉据實書之。不敢誣。亦不敢諱也。京兵禁旅。其爲綠營者。不過十之一。餘皆八旗蒙古也。國家承平二百餘年。優游輦轂之下。皆藉所得月餉以餬其口。贍其一家。少者壯。壯者老。不復知有金革之事。固已恬然自忘其爲兵矣。今觀天津通州之役。一戰而殲者十之二三。不戰而潰者十之六七。是滿蒙之衆。非但不可以

龍興例。卽求如閩粵川楚之綠營。于行陣稍有閱歷者。亦相去遠甚。卽使

乘輿決計還宮。曾無轉念。亦恐難免。以賊虜貽

君父憂也。戰之不克。遂爲言和者口實。而豈知今日之誤。正誤于二十年前撫事之濫觴耶。白門之約。予取予求。不汝瑕疵。遂爲夷人得步進步之漸。迨至粵東辦理五口通商。則裕制府詆琦相。所謂事逆夷如頑父。惟恐不當其意者。入城之約。許以二年。粵中之禍。遂始于此。粵事決裂而後。天津畿輔。鼓其狂瀾。煽其逆焰。以致禁城喋血。

君父蒙塵。君子觀于夷事之究竟。未嘗不嘆息痛恨于夫已氏也。雖然八年之役。

上拊髀擇將而寄之僧郎。一年之間成效見焉。今雖失利。安知異日之不轉敗爲勝邪。乃事勢未劇。方堅守南路。炮臺而奏請班師。力贊。

遷蹕之浮議起。追念。

龍飛之初。驅逐洋艘。罷斥議撫諸臣。海內又安者七八年。一旦因時事日艱。內外諸臣未能堅其匪席之旨。而欲狃于處堂之安于。是一誤于耆英。再誤于端華。肅順。而卒莫能善其後也。嗚呼。可勝慨哉。

附錄九卿科道諫

幸木蘭疏

奏爲迫切懇陳仰祈

聖鑒事。本月二十四日

命內廷王大臣及奏事各堂官閱看

硃筆。有暫幸木蘭之說。臣等傳聞之下。實深皇駭。竊惟京
邸爲根本重地。

宗廟社稷。百官萬民之所在。

皇上一旦爲巡幸之舉。則人心搖動。京師必不能守。且八
旂綠營官兵。其父母妻子室廬墳墓。皆在京城。能保其
無離散之心乎。萬一

六龍雲駕。而兵心瓦解。此時欲進不能。欲歸不得。

皇上將何以處此。現在夷人犯順。要求百端。其實夷兵不
過二萬餘人耳。其斷不能擾吾疆土也。明甚。若使

乘輿一動。則大勢渙散。夷人藉口安民。必至立一人以主
中國。若契丹之立石敬瑭。金人之立張邦昌。則二百餘
年。

祖宗經營締造之天下。一旦拱手授之他人。
先帝付託之謂何。

皇上何以對

列聖在天之靈乎。且以一府一縣之守令。聞警出城。地方
立見潰散。況

萬乘之尊。都城之重。而可輕于舍去乎。臣聞嘉慶十八年林清之役。

仁宗睿皇帝方幸木蘭。聞警即日反蹕。當日且聞警而還宮。此時豈聞警而出幸乎。況現在逆夷之勢。不及當日各路教匪之猖獗。奈何輕棄根本。自貽隕越耶。臣等謹按北宋牟駝岡之役。白時忠李邦彥等請幸襄鄧以避敵鋒。李綱力主守城之說。遂以却敵。前明土木之變。徐埈主南遷。于謙曰。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遂立十八團營。而京師安定。此不遷而存者也。金哀宗奔河北而金亡。元順帝奔和林而元亡。此播遷而亡者也。

前史具在。遷與不遷。其效可睹。今日之事。萬不至如前史之甚。獨奈何出此下策。自取阽危哉。爲此策者。必曰。聖駕時巡。仍派重臣監國。俟掃盪廓清。奉迎反蹕。殊不知皇上一出。都城无主。伏莽生心。蕭牆變起。種種危亡。翹足可待。又安往有掃盪廓清之日。況木蘭一隅。又何足恃。我能往。寇亦能往。設逆夷以勁旅相追。則以有所馮藉之京城。轉以爲未能抵禦。豈中塗人心潰散。而能資其得力。此不待計而決者也。昨奉

宣示諸臣。京城內外。傳說紛紛。間并驚皇。人无固志。恐滋內變。不可不防。仰懇

皇上暫行還宮。激厲將士。嚴籌守備。以固衆志。而釋羣疑。並求。

宸衷內斷。不爲浮言所惑。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等受恩深重。未敢緘默。激切冒陳。自忖狂瀾。敢乞。

皇上聖鑒。不勝悚皇屏營之至。謹奏。